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武溪集卷九

七至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二

集部

武溪集卷七

宋 余靖 撰

寺記

筠州新砌街記

筠州之明年道者僧體謙袖謁及門既坐遂言本
永嘉人寓筠二年去居廬山筠之崇善者曰吳太元命
之復來募衆得錢一千萬召工鑿山陶土得石與埽若
千千萬砌成大道北斷于江其南西繚于闌闔凡若干

萬尺橫渠暗竇為橋以通之凡若干所喜捨之士以道計者自五百尺至百尺凡若干人以錢計者自三十萬至一萬凡若干人一萬而下不可勝計所得錢不以簪毫自私皆寄某氏之帑朱出墨入悉某氏主之麻衣草屨以董衆役暮宿甄舍飢食於施者家凡若干年而工畢乞書其事而誌之吁今夫地征物賦官司列榜答謹期會上監下督民猶有靳固而逋負者至以西方之教一呼于衆則發畜積割珍愛欣然無所惜其故何哉蓋

儒以禮法御當世使人遷善而去惡佛以因果誨未來
使人修福而避禍然世有積善而遇禍積惡而蒙福者
雖有仁智無如之何釋之徒則曰彼前世之所為今獲
其報耳今世之修報在來世又言沒有天堂地獄苦樂
之趣次序纖悉故無刑而威無爵而勸歸之者如川之
流壅之不停去之不竭其為教大抵若是其有竊佛之
權愚弄於衆財未入手先營其私衣華暖居宏麗噉甘
脆極力肆意無畏憚者十六七焉彼上人者獨弊衣糲

食苦其行而外其利又能得開信同心成此利益使夫
趨官曹遊旅肆者出滓泥入清淨之境真奉佛事勵戒
行而好方便者也誌之無愧詞

韶州翁源縣淨源山耽石院記

古之學佛者內樂空寂以照自性外作饒益以濟羣動
故行修於已而功施於物雖巖居穴處草衣木食委去
浮累超然獨往而萬家之城十室之聚率有信嚮仰為
開導由是攀蘿躡靄棧險梁深異人所居必立精舍耽

石院者翁川之列刹也山川葱鬱杳絕紛囂泉石幽竒
足以耽翫唐大中三年有僧法光爰此剪茅衆為築室
去華撫實遂以耽石為名劉氏瓜剖亂離斯瘼鍾唄之
聲幾乎息矣開寶初因其故號遷于上潭香火僅在風
幡無託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天聖中今住持慧周同檀
越巢迪等相與謀曰佛之示權也大矣人之起信也久
矣察榮悴者知其果視禍福者存乎應崇善者有精進
以篤其修畏罪者有懺悔以寡其過多藏者有布施以

破其惑念往者有追奉以廣其孝是知民之間井不可
一日而違塔廟也既而同焉者募異焉者勸富焉者資
巧焉者力其相土也則疊岫賓挹澄溪帶附其度材也
則百堵雲構四阿翬飛其設像也則金壁睟容天龍善
衛其據境也則珍木彌望佳氣襲人真崇福之秘宇絕
塵之幽致也苟非智者創謀善人協規孰能與於此哉
巨石如屏泉淙于下可以爽情靈可以滌塵慮命名之
始其在茲乎就崖龍珮傳之不朽皇祐元年八月日記

廬山承天歸宗禪寺重修寺記

佛氏之權大矣三乘十二分之教雖所說不同同歸於
化人為善人天龍鬼無不歸仰故一一城邑一一聚落
一一川原一一巖岫未嘗無刹也俗無華裔土無沃瘠
十室之居萬里之遠鍾梵之聲相聞世人不厭其多夫
惟羣動外誘則其智昏一念內息則其心寂習浮圖者
定慧發光以戒為本故居城廓之憤吏不若山林之間
曠也天下溪山之秀江國為最塔廟之嚴廬阜為勝近

不接於塵坌遠弗託於巖嶮曉叅夕間無非佛事歸宗
田焉本晉右將軍王逸少之宅也壇宇雖改墨池猶存
天竺耶舍尊者振錫來居遂作布金之所江左六代至
于隋唐摠以律儀莫窮譜系正元中江州刺史李渤與
智常禪師為雲霞之交兼師友之契爰開法席革以禪
規常禪師馬祖之嗣風韻殊特初有日者言師相有異
表師聞之曰吾學佛者異欲何求遂以沙眯其目輒有
流星之應時人因其瞼赤呼為赤眼道人四方來學不

下千衆自是燈燈相繼于今二十三世矣皇朝景德三
年以誕聖節名承天賜為寺額仍冠歸宗之號叢林之
盛少能比擬棟幹之隆幾及千間皇祐初謫出之災鬱
為煨燼長老慧南既痛已身逢此壞相又思成性莊嚴
當由我興於是精勤再造同於經始未終厥志奄先歸
寂妙圓禪師自寶昔嘗衆請在十八世矣諸方道目推
為禪伯弟以雲居久隳綱領徙猊座而振之及是緇黃
共議還師故處人之求舊羣情胥悅智者獻謀匠者獻

藝富者獻財壯者獻力土毛所入日用所資衆竭其誠
簪毫無隱遠者伐山近者陶土而紺宇巍然巧思鋪金
寓形設色而寶像儼然惜其能事未終倏亦避去道宜
紹之亦才數稔今長老慧通嗣摠清衆極力興脩凡陂
而未平基而未構器之未具像之未完月綴歲葺工無
暫捨期於大備又加飭焉素不至朴嚴不及麗香火所
虔賓主所止經行作務羣居獨息各為區域莫非僧儀
愚嘗謂臣庶之家雖五世相韓七貂仕漢子孫能保故

居者鮮矣至於禪宗佛宇或時遷代易而鐘唄巾蓋不絕者何哉選於衆擇其能而授之乃克起弊補廢而永厥世也必因夫大患難大災害然後見哲匠之才謀菩提之願力古今已然之勢也故十三年之間繼擇開士而見寺制周焉監寺僧松思寶師之門人也遣价馳書數千里勾詞為記不獲讓而志之嘉祐八年十月日記

廣州南海縣羅漢院記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則知道者聖人之中正也

守常而不可變權者聖人之輕重也應變而隣於譎權之時用大矣哉佛氏生於西域與諸華土壤斷絕殆將萬里其滅度後且千歲摩騰竺法蘭始持其書踰葱嶺東土當時未之識也迺繹漢明祕夢以肖其像復築鴻臚外館以居其徒紬其梵音以通華言諷誦講說日漸月漬自是迄今又且千歲天下之俗雲蒸波委秀眉之老毀齒之童服役其事惟恐在後百戶之邑十家之鄉鐃鼓梵唄未嘗可闕其故何哉蓋佛以大權寵萬化歸

於至理而已其為教也禁殺伐斷淫妄崇布施重懺悔
性命之說付之通博之士因果之論精入鬼神之域使
賢者務修愚者生怖同歸於善也且夫蠅飛蠕動含生
之倫莫不畏苦而趨樂圓手方足最靈之品莫不踣高
而好勝而況血氣充於內嗜欲誘於外不足而後爭有
餘而後肆欺誣巧偽皆欲勿為而不能已也非權曷以
誘之哉嗚呼人羊相噉生死循環一念作惡流入胎卵
有知之所同懼也高貴厚產逐利不休暫持所愛則獲

福報常情之所樂為也欺天罔上造惡者衆攝心自悔
罪即消滅衆人之所願聞也死喪之哀五情潰亂聞有
遺教俾其熏修能餉亡者往生善處則雖捐軀破產無
所靳吝孝子之不忘其親也迺知浮屠塔廟相望於野
不為過矣南海諸越之冠邑也番禺大府節制五嶺秦
漢已來號為都會邑即郡治俗雜五方史牒誌之此無
預焉邑之南有里曰豐衍村曰平洲山曰秀羅院曰羅
漢自劉氏歸命里落荒榛院之餘基鬱為茂草然而名

在郡圖未削也至天禧中聖化翔洽踰五十載國無橫
賦民有常業生聚既衆倉廩既實亡者必有悼也而不
知其所之存者必有修也而不知其所嚮耆父同議香
火為歸爾時檀越麥延紹等五十餘人列名請今住持
僧法宗建刹莫居以奉西方之教繇是相山林視原隰
基爽塏宅閒曠令元龜而協謀仰定星而考室罄已所
有惟力是視募衆所得一簣不私飾土以寄虔故斲礪
縹碧以極尊崇之數倚席以待衆故節枕輪奐以開討

論之地一飯之約擊鐘而示嚴四方之來折床而忽拒
茂松嘉樹莫非手植締構繕完其亦勤矣却視城闕塵
囂不來前瞻海潮法音如在真物外之幽絕也人地相
高衆所推擇遂選為縣僧首凡僧之董領教門者國曰
統曰錄郡曰正縣曰首苟非才出輩類孰能得之法宗
師本郡人姓陳氏幼以經業自進長以戒行自守遂能
闡揚佛事化其聚落咸使信嚮稱為一邑之首噫彼上
人者僻居海嶼不求聞達至於志有所立行有可取人

則戴之以為領袖自脩者可以勸人其信矣乎康定辛巳歲予以縞冠南來得其狀而書之既誌佛之權且警夫怠者云耳

韶州樂昌縣寶林禪院記

上士冥心而履道其次崇善以濟物道充於內而迹彰於外物應於邇而名聞於遠所以諮事而察其言尋聲而索其實一家之譽必用之於鄉一鄉之秀必升之於國蓋善惡起諸已毀譽成諸衆擇賢採異用此術也今

夫推自稠人之中陞于高座之上巍然當室之白以師
道自處使同袍濟濟北面就列拜起趨揖如事君父若
非深識懸解領悟性相春容一音發矇去惑者衆多之
心豈易伏哉越人右鬼而劉氏尤佞於佛故曲江名山
秀水膏田沃野率歸於浮屠氏郡之屬邑曰樂昌去縣
郭四十里有院曰寶林地靈境勝一邑之冠遠郊近落
率來瞻仰故常登延開士主其熏修於戲棲山林以遂
其高遁江海以安其閑幽人奇士所以擊節而爭往也

又況有棟宇以資其偃息有菑畬以奉其饘粥果能擇
得聞人以付之俾其發揚佛事開導氓俗奉行諸善共
避衆惡此乃因高閒之適成兼濟之利者也今長老圓
祐師福州懷德人姓陳氏學頓放於黃梅山顯宗禪師
服勤二十年晝問夕參遂探幽捷乃曰未脫自縛安能
度人即謀南歸以卜終焉之計惟茲寶林之衆屢易師
長而莫能興葺以延四方於是計使鄒公覃遠聽傳採
得師於虔之慈雲遂迎以來俾尸其衆時景祐三年也

先是院制度狹小不克稱于其名殿陞庫下堂奧淺仄
居才數畝面臨迴照影過亭午則暑氣鬱勃坐者揮汗
至於未光師以日廩之餘悉付營造易其堂殿負陰向
陽增築厥基殆逾百堵伐山陶土剏圻墁之工百役
自具不假外徇居者執畚而同力來者掛錫而如歸夏
開南榮冬塞瑾戶無復往時之陋也乃知擇得其人為
利自博但無意侵漁能守厥舊已足佳矣矧能指無修
之要以悟自性精有為之勤以勵後學此而不記將孰

記哉康定二年九月日記

韶州淨源山定慧禪院思長老自造壽塔銘

夫鴻鵠翔於青雲之上魚龍潛於深泉之下安其性也
人之處林野樂閒曠棲神養和保終性命得其適也古
之達士者皆自為祕器壽室以卜返其之宅周官有冢
人墓大夫掌其禁令與其位數然世人尚以死為諱獨
蒙莊氏昌言矯俗云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不若死者無君於上無臣於

下雖南面王之樂不能過也莊生之言蓋猶佛氏所云
厭生死苦樂涅槃樂者歟佛之去世天下之國分其齒
骨爪髮舍利而藏之為塔於其上奉之如其存後之學
佛而終者皆塔而不墳從象教也今淨源長老名邵思
姓李氏曲江都渚人於曹溪南華寺出家受具既而歎
曰身居曹溪漫不知其門域當自愧其名遂起遊方之
念天台南岳無不之也最後見洞山聰和尚得悟入之
要以歸焉州以近郭名藍宜擇知宗乘者統領其衆遂

召師居之晝登師座夕啓虛室以延學徒各以其儀寺
之西數百步有崗蜿蜒盤屈左右峯巒擁抱其前平敞
可愛乃即崗之南麓為窰穴陶甃以田系其傍土而側
設隧道以入又於其上屋之為塔之形曰吾將歸骨於
此前構草堂數楹署曰寶福之庵日自策杖往來其間
又爇其西北原樹以松栢仍得土之可墾者數十畝墾
之取其苗子為香火之用屢登吾門乞詞將伐石而鐫
之以自誌云嘗與朋友私議今夫啗聲利爭尋常者桑

榆末光影撇其氣然尚身戀珪組手握牙籌計生興利
不知止息苟能解擯外累以死為歸而休其心者亦足
嘉矣孟堅書羸葬有為為之也自漢已來文士或自誌
以掩幽室今思師不攻外典且畏予之去而固求先銘
其側某亡叔葬其西原故嘗登是崗乃為銘曰

生滅無本 是為佛性 心境皆遣 同歸于靜
不諱其死 是達真理 性同虛空 體魄歸此

韶州開元寺新建浴室記

釋氏之為道也兼濟於人不待乎達獨善之樂不專於窮以悲智為修者也悲之為言仁之端也能與衆多作大饒益去大患難獲大安穩視物之累如身之憂建功而不祈賞益善而不祈報此悲者之為也智之為言介之徒也守靜默捨欣厭居市朝而非顯宅山林而非晦身同夢幻性等空虛離五蘊超三有此智者之為也詔於嶺外為望州盧祖印心之域故寺最衆僧最多然郭郭之居初無衆浴開元寺者精藍之甲也比芻延吉以

頭陀苦行勸募依信量力出貨聿圖勝果乃於寺東南之外壩相善地市燬材購梓人售陶工積勤營構用成溫室八桂僧道夔勾稽其簿矢謨於康定落成於慶厯之某年五日為期一具湯沐熏修者得以洵潔塵垢者得以滌蕩至者欣欣真兼濟之事也先是州跨二江通以浮梁夏潦暴怒歲苦漂汰人用艱涉戶煩科督吉師居河之湄極力糾率伐材以橫大航冶鐵以絡連鑲新而維之衆獲其便方輒並轡如履康莊積霖漲波不能

衝齧非悲智所樂何以及此月華琳禪師叢林之宗工也
以書來抵廬陵謁詞為誌吉師曹溪人姓侯氏十六
受具徧遊名山禪學通悟琳師稱之今受衆請為住持
主云慶厯六年六月日記

韶州重建東平山正覺寺記

詩人之詠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上下至也翔極
于高潛極于深則性之適矣山林之士豈不樂夫曠遠
哉湘之南峽之北山莽連屬而韶居其交東平為其望山

富乎高深者也。剪荆構宇，靡詳厥初。舊傳韋宙大夫碑，云劉總尚書出家於此，賜號大覺，較其年名地域，乃與本傳不同。會昌之世，例蒙擯毀。咸通中，知宗大師慧寂再肅僧儀，恢復茲地，四方來學，緇褐千人，寂師前住仰山時，號小釋迦者是也。門人道圓扣閤，奏牘以東平勝地，知宗名流興復靈境，願頒勅額。乾符二年，錫名弘祖禪院，改賜澄虛太師并紫方袍以寵之。及其委蛻，諡曰智通塔曰妙光。劉主因之，嘗割曲江之豐樂乳源龍歸。

三鄉民租以贍堂衆國家題期五緯數佑四海出日入
月罔不率服野無屯師里無暴征吏良政清人用休息
故攝心奉佛者沛然有餘力矣然而作大饒益興大功
利建造崇立顯揚佛事苟非戒行洵潔衆所欽矚者其
成之固亦難矣開寶中刺史潘公懷裕嘗擇名德而績
用弗成至道中火禁弗嚴鬱攸為患尺椽寸瓦煨燼無
餘本寺徒弟徙厥基而新之咸平元年勅賜正覺寺額
然綱領不振膏腴之士侵牟者殆半矣天聖初州命禮

僧紹登恢隆祖席緝復未完而順寂焉提點刑獄林公
升酷好禪學遂請今禪師得彬開堂續燈景祐五年也
彬師化州石龍人兒童戲玩即好經梵之聲少年遊方
徧叅尊宿得法要於廬山羅漢院祖印大師侍執巾瓶
十有八載屢齋山儀中闡進貢朝士稱其機捷既受衆
請居山也到山食訖即召田客具畚插尋知宗故基斷
苑結庵以聞于州符報從之明年盡復畧人侵地籍所
餘以募梓人斫人伐材埏埴不煩而備噫佛氏之制閭

矣像有鵠屋堂有猊座人不以為忤畫楹而居擊鐘而
食人不以為侈天為兜率山為補陀人不以為誕施者
惟恐不得豐其用匠者惟恐不能肆其巧金仙之權何
其盛哉先是山去民居三十里指四峯以為境東名靈
隱南曰大雄西號月輪北為獅子且知宗嘗聚學徒千
餘故其制度得以闕肆窮毫溢楮所不能既若乃禪機
祖學緇素所推名木奇樹方俗所異非關興構闕而不
錄第誌歲月而已皇祐元年四月日記

廬山歸宗禪院妙圓大師塔銘

禪師諱自寶廬州合肥人姓吳氏生有奇相幼不同俗
弱齡出家壽州普寧禪院智柔大師授以經律初具戒
臘已抱出羣之見躡履遊方遍參知識蘄州五祖山戒
禪師駙馬都尉李公遵勗素所友善叢林匠石禪流所
宗見師之來則曰大乘器也許其入室置水投針理存
默識得彼心要聲問翕然尋至筠州洞山自唐而來謂
之洞上長老曉聰有名江左躡師通悟堪囑後事乃白

於州願以法席傳之四方禪學聞風遠至戶外待次每
至宵分檀施委積庫司常餘百萬黃檗山者唐相裴休
所施莊田舊贍五百餘衆近歲僧纔數十而饘粥弗充
移師揔之清衆日增而資用豐足其為人信向如此江
南號為江山佳麗甲於天下其巖岫峻拔磅礴千里者
廬阜為最梵刹相照其間名古佛道場者山之陽則曰
歸宗據雲水之都要山之西則有雲居覽泉石之幽邃
皆學佛者之所輻湊統領苟非其人則去者半矣今麗

正直院祖君無擇河東部憲程君師孟並著好賢樂善之名繼守南康軍祖召師臨歸宗程徙師主雲居咸率羣官列名而邀之所至選擇名僧自隨為其羽翼故學徒加衆厨廩加豐提唱宗乘言出意表啐喙之機不涉名相或縱或奪遂至無言嗣其法而居師席處名山者不可勝數其服人心如此厥後以舟楫往來衣冠之士至星子者咸欲見之故舟泣歸宗從衆願也其在峒山時嘗自甓壽藏為終焉之計矣後二十歲凡四徙禪席

而終于歸宗乃知有才德者無意於隱顯而人自歸之
名自從之觀師之出處真無求於人古之有道者也初
以駙馬李公薦其名而賜紫方袍皇祐中特恩賜號妙
圓大師至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示疾十一月一日齋
畢辭衆端坐示寂十八日全身入塔俗壽七十七僧臘
五十一既沒六年門人松思以狀來乞銘乃銘曰

彼上人者 叢林獨步 激揚宗旨 慈心廣度
言發其機 俾之自悟 人得其要 直趨覺路

橫杖而來 捨筏而去 吁嗟妙圓 人天仰慕

廣州烏龍山覺性禪院草堂記

伽藍之制寢室曰方丈十方皆然也番禺之東去郡郭
十里而近有山曰烏龍院曰覺性長老僧曰法持剪髮
為頭陀題其寢曰草堂視其迹似好異者察其所為則
禪心而戒行衲中之雋也不遊聚落將十稔矣語必誠
願人多信向不祈甘美而鼎飪常豐不尚華侈而丹素
無廢夫道充諸已伏之必衆行敦於內聞之必遠曰緇

曰素未有不始於脩者也或者謂無脩無證乃欲屏去
因果混同善惡則與夫愚暗貪患者何以異哉殊不知
無散亂心是無思也無染著心是無為也故雖智空境
寂而不捨方便嚴飾佛刹納人於善茲所以為衆所歸
也迹之同異可略矣嘉祐八年正月丙寅行春至此既
歸而筆之



武溪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三

集部

武溪集卷八

宋 余靖 撰

寺記

江州廬山重修崇勝禪院記

夫萬寓之大羣動之衆佛以溥博之教淵泉之語廣譬
善導無不入其言含生有知之類人人物物皆蘊佛性
猶木中有火本來無覩方便鑽鑿乃見光華離暗得明
不從外至故無生之說以去纏縛有為之法以勗因果

二者並施於世隨所悟解歸之等覺佛去世後持其說而化於一方者信向遠近視其緣之厚薄云耳大江之南號為山水奇勝廬阜又為諸山之最自東晉已來高人開士蟬聯不絕山形磅礴三百里寶刹之有名於天下者以十數四方學心之人多歸焉學人之至必又能以圓頓一音之教舉其機而驚于衆者以登法師苟得其人則一言頓解出生死海刹那頃耳崇勝禪院江南李氏乾德三年所建也遠公蓮社絕頂相望淵明栗里

高風接秀左泉漱玉可以滌紛煩前林蔽空可以樂閒
曠真遺世觀空者宴息之境也景祐初久虛禪席於是
州將而下僉議列刹廣詢法王之器授之猊座遂得今
禪祖珂師焉寺之故居庠陋不足容四方之來一日珂
師言于衆曰吾以諸法一味離去世間染淨所厭一切
差別境界無有少法可說乃能入于如來難思智地然
而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有莊嚴何能起信若寂然無
營則陷于因任止滅之病矣衆聞是說翕然從風其堂

皇殿廡序闔管庫之不如制者一皆新之築基而飭材
陶土而礱石肖像設色衆工攸序棟宇輪奐見者起恭
師以善教而流布其法以信而募其貲以智而役其工
自丙子經營至甲申落成軒轅迴合凡三百餘楹雕琢
金碧皆極研麗無有遠邇賓到如歸其徒之至者寢於
斯食於斯聞於斯覺於斯夫見宗祊而起孝覩墟墓而
生哀視塔廟而增信其理一也某故史官且師之同郡
人故得其實而書之珂師通學識敏少厭榮進壞衣削

髮而居叢林不露頭角遊廬阜若干年提唱宗乘集軸
禪錄七卷盛行于時時人服其該洽噫自祖法之東流
六世而居曲江今珂師生曲江復以心法見於名山古
言孔子之後鄒魯多儒信矣哉慶厯五年月日記

潮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金仙氏立空有二教彌綸人天之際以三乘四果開陳
漸路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造業故種種諸法
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蜜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

福之報由莊嚴起無驕慢故所以羣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有最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為富州開元於浮屠為冠寺暢師於僧官為極選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開導於人故其荅者如響之應先是寺有羅漢殿者歲時浸深基傾棟圯壓焉是愍風雨何庇乃創是事鼎而新之其募資也毋喜腆毋羞薄同焉者懷異焉者勸歸於信而後已由是伐材于山埏土於陶購工於市而布規矩焉金碧之飾雕繪之巧美梓密石厥制

備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於五百羅漢之容率飭化而
像之歸于莊嚴而已矣又為二樓一儲本朝累賜太宗
睿烈皇帝御書真宗章聖皇帝及今皇帝御製一縣洪
鐘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厯癸未而告厥成
凡寺之制完者飭之缺者補之隳者革之凡五百楹為
一郡之表三者贍焉既落成踰嶺渡江絕淮走輦下七
千里以其狀來請識歲月乃書之云

韶州白雲山延壽禪院傳法記

昔者金人見夢經像始東而圖繪結構奉遺教者徧於天下既而漢之宗祀廢於當塗魏之血食絕於典午西方塔廟歸焉無改大雄之德何其盛哉迄今千禩寅恭益衆由是王圖侯國商關農井苟有生聚必為浮圖大抵南方富于山水號為千巖競秀萬壑爭奇所以浮圖之居必獲奇勝之域也實性大師始來居之絕澗高風恍出物外陰谷夏雲陽崖冬葩故非區區林麓之所比也古者謂穹山濬澤必能興雲致雨以濟萬民之望故

以白雲名之觀夫高士遠迹當世非獨玩雲霞之容同
禽魚之樂而已蓋將脫去聲利深入杳靄目絕塵累耳
忘俗囂而後真性湛然如太虛月旁無壅障乃克通照
耳所居高深所樂曠遠者以此也禪那之學其來尚矣
自南北分宗思讓異派雖達空照理共歸玄解而臨機
接應各稟師模言有體用義有縱奪互相祖習曰為門
風然而無善可求無惡可去直指宗門令其悟入雲門
之教最為真淳實性即雲門之嫡也實性者劉主所賜

號也名志庠封州人姓陳氏廣主延入府中親問法要
有名傳燈錄庠既即世志文開堂嗣之次曰契本禪師
達正次曰達真禪師雲端次曰妙光大師雲福皆承師
嗣法世賜師名厥後有惠龍者鳳翔人姓趙氏今長老
常簡永嘉人姓徐氏皆什方名德之選也自實性至今
七世矣棟宇加飾焉田疇加闢焉倉廩加入焉器用加
給焉徒衆加進焉遠近加信焉嗚呼今公侯將相之家
不過一傳再傳或當世而絕者豈非道家所忌陳平所

識陰謀而害人者耶至於浮屠氏託大義以承嗣而能
世廣基構至於不朽賢于陰謀者遠矣其可書也遂誌
其世云

南嶽雲峰山景德寺記

雲峰者南嶽五峯之一也昔大禹登祭此山得金簡玉
字治水之要故有禹之行宮蚪蚪古碑有時見者遂名
其溪曰禹溪梁天監二年動其行宮創寺仍賜近田以
資僧食以巖棲谷隱之故世所以推而重之者謂其輕

去軒冕踈外聲利以全其高者也矧以釋氏之諦離蘊
去著出生死海以全其性豈猶脫囂埃易去就而已哉
自梁已降代有奇人簡文帝大寶中有法政禪師身長
八尺布衣一食獨宿樹下虎兕圍繞每一入定輒經累
月忽一日風雷震樹見神人具衣冠端笏而前曰此宜
立壇度人師諾之遂奏置甘露戒壇度僧五萬基址存
焉陳有高僧惠勇脩心於此六十餘年羣虎旦夕侍衛
隋有高僧善伏習禪智三昧通宿命亦能入定一月乃

起常念幽途多苦飢渴乃咒食冥飼焉太宗朝有高僧
義本博通經律子史百家無不覽者內外學徒順風庭
謁至則開納深得人望無疾坐亡葬于南嶺有雙鶴悲
鳴遶塔三年而去至廣順中寺主僧啟仁被訴陷法籍
沒莊土皇朝建隆元年楚文昭王馬氏請而復之爾後
甲乙承襲迨景德中改為禪刹命僧智吉演法領衆其
事上白遂以年名賜今額焉自智吉之後曰希順智宣
懷荀三世相承矣慶厯末僉議請今長老純正紹隆法

席正師成都人俗姓李天聖中遍叅智識深達心要薦
居嶽麓之法潤寧鄉之善果及今居雲峰凡三遷法筵
皆當世名公今相國劉公資政孫公致仕貳卿劉公而
下十餘公署䟽而請之所至縉徒雲集且夫無生之說
用達於根本有為之果蓋勗于精進故悲智異途而同
歸濟度福慧殊報而俱出薰修所以學心之徒聞言而
得要慕教之士覩相而生恭隨其機緣示以開入由提
唱之餘極力營葺塔廟之制華梵相叅扶土而為像度

材而構厦壹用常均不侈不陋七年中為屋三百餘間
至於縣廨莊舍又五十餘間皆率減歲儲不外干於檀
施此又人之難能也以孫公與某常同南征之役又都
官黃君稟嶽之秀而聯郡之務故致書求記因不克讓
而記其世次云至和二年六月日記

南嶽雲峯山景德禪寺重修佛殿記

佛者號為天人師故像飾以金屋為之殿極尊崇也天
下五嶽維南曰衡邦之巨鎮地多勝境藝林構室梵刹

相望劇五峰之正勢而旁羅禹迹密通洞天者有雲峰
焉晉宋之間名僧繼起隋唐而下世有奇人迨于先朝
始啟禪席相國劉公之守長沙也以莫徠之梗當全材
之選旌麾所指巢穴皆空仁翔封畛威軼聚落武功既
成民斯安堵於是禮名士延高僧外修禮法之要中談
性命之本長老純正當前席者既而從蒞方鎮尹正神
都入叅朝政遂服公衮直亮嘉謀弼諧元化天下蒙福
固為多矣第以湘衡舊治古先靈迹嶽山之下景德為

最乃奏紫方袍以錫正師復捐俸金以崇殿像初正師之居是寺也量歲之入約其用而蓄其餘募良工伐偉材相厥棟宇墮者完之故者新之越十稔其堂皇廡序庫樓寮閣鼎盛者幾五百楹惟茲殿制締構猶缺得相君之教而備焉以恭謝改元之秋而圖厥基迨明年冬乃克成之相君之志匪以施材而徼福蓋崇乎外護也必芻之說蓋欲瞻像而起信匪徇乎繁飾也某幸守茲土且辱相君之舊及殿成純正以狀來白遂誌其歲月

云嘉祐二年十二月日記

韶州月華禪師壽塔記

并銘

月華山西堂琳禪師曲江都渚人姓鄧氏少學儒能談
王霸大畧已而學佛以誦經披剝乃遊方猶以詩名往
來江淮間博覽廣記推為文章僧參洞山自寶禪師寶
於江南為禪宗叢林無出其右者見師以大心器之遂
以心印付焉息機南還結菴於舊山之北曰白蓮學者
聞其名自遠至者無筭州以衆狀請出世師遁于大洞

累月衆叩不已。龜勉從之。師既鄉邦之望遠邇信向。廩有餘糧。人有餘力。棟宇時構。樹藝日廣。江山清曠。甲於州域。由是搢紳縉素。途經江滸。無不艤舟造室。耳高論。目嘉致。人人自得而還。四方衲子奔走于路。達心要去。為人師者數十人。晚年避喧。退居西堂。衆思其道。郡以疏請復恢禪旨者三焉。寶林山者六祖古道場也。詔擇名德錫殊名命服以居之。漕臺以師為舉。堅辭不行。乃即庵自甃。壽藏曰吾當歸骨於此。既而曰生平交遊之

厚者安道子元而已遂以書來云願以銘誌諉吾執僕
以從官鞅掌學殖荒落嘗評古人之言曰志意修則驕
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謂道義內充志意不屈於王公
之尊富貴之勢不能動其心也此理誠高猶是介者之
談耳學於大雄氏者道以性通志非外徇止觀無著空
有俱忘生死不能汨其真況富貴乎鬼神不能窺其迹
况王公乎師之行高乎哉不可跂已乃為銘曰

湛然性相本無為涉于形器有時隳他年幻質此于

歸嘗言無佛良遣有知

廬山棲賢寶覺禪院石浴室記

大雄氏之為教也即空無著之謂性攝心自持之謂修
植因成果之說所以道迷也施財獲福之論所以破貪
也茲道坦明各隨所證自像法東披諸華嚮風塔廟莊
嚴徧我國土凡所經始人皆樂成者非它也彼既未悟
於心姑欲弛貪而出迷當有導師掖而趨善使其然也
棲賢寺新成石浴室募衆而植因也浴室在寺之西南

隅寺在廬山之陽山在潯陽郡之左郡在大江之陰山
川佳麗棟宇輪奐梵剎廢興則寺記存焉寺之始創于
齊盛于唐賜名于皇朝居之者不以昭穆伯仲相繼自
智常至澄謚皆海內有名高僧統其衆故建剎啓基布
金流銀日月天宮瑠璃地界霞鮮翼張翕艷相照唯茲
溫浴屋老不支一之日澄謚言於衆曰六時讚唱當務
潔齋若塵垢未除則七福何聚欲求精進比丘備其七
物不亦善乎時則有浙僧希昱能湛行為上首願集其

事用因緣相一唱而就募得緡錢二百萬鑿山築基甃石構堂仍市美材續成外室凡十一楹其浣濯之所蘇膏之器罔不具焉自天禧庚申歲矢謀至乾興改元之初用浮圖舊法飯僧以讚其成壬申歲昱師會其於豫章求文而誌之噫佛之性也開示悟人各有所因則知昱湛二開士當於水因悟最上乘入三摩地豈獨使洗滌前塵除去七病而已哉按十誦律云昔舍利佛隆暑行化熱惱所著有灌園者溉餘之水請以為浴此人獲

報生忉利天由是觀之同捐貨財成此浴具功又勝彼如佛所說其獲福報可思量哉其靡麗宏壯則簡而不書聊記歲時而已

韶州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重修法堂記

孟子曰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蓋至聖之道高深廣博百世而下遺烈猶存賢者襲其規模學者窺其戶牖此其所以日鑽歲仰歸之無窮者也然而道之大者必久而後隆事之美者不一而能具昔者六祖大鑒禪師初傳

信器歸隱海嶠混迹弋獵艱難備嘗及其建梵宮登師
座敷陳真覺開導人天其亦勤矣減度已來四百餘載
雖千燈繼照光徧河沙而布金遺址筌蹄寂寞向非睿
哲當天英材接迹講求世務餘力佛乘曷能恢復宗風
以續先軌者哉天禧四年前轉運使起居舍人陳絳上
言曹溪演法之地四方瞻仰歲入至豐僧徒至衆主者
不能均濟率多侵牟乞於名山僉選宿德俾其舉揚宗
旨招來學徒制詔曰可於是南陽賜紫僧普遂首膺是

命莊獻皇太后令皇帝親遣中貴人詣山迎致信衣禁
闡瞻禮遂師得於便座召對移刻陞辭之日賜號智度
禪師錫以藏經供器金帛等當時恩顧莫與為比歸作
衣樓藏殿以示光寵餘亦未遑開緝也遂師即示中旨
付荆湖南路博訪高僧今長老緣師自南嶽雲臺山再
當是選紹光正念宣揚了義居者蒙潤來者如歸乃擊
鐘而謀曰嗣其業者為之子也誨于人者為之師也子
之克飭然後起家師之不嚴何以尊道此世教之所以

壯堂構也日明月暗牆壅戶通因分別以見塵緣視頑
虛而識空性此梵刹之所以崇堂宇也由是蓄羨餘廣
購募窮山跨谷以求棟幹殫能極藝以召匠碩協定星
之期觀大壯之象材得以呈其美工得以肆其巧計廣
以席度深以筵外像祇陀之居中施獅子之座尋聲至
者圍立於前如渴飲河滿腹而去嗟乎聖不世出故微
言易絕昔仲尼生於鄒魯去世未久而楊墨申韓各就
其術為異同之論以戕賊教化所賴荀孟大儒開陳仁

義然後君臣上下大倫以篤夫子之道不絕如線況其
遠者乎如來生於西域萬里之外寂滅千歲教乃東被
而語皆重譯書不同文故翻經著論得以紛綸其說昏
愚迷妄貪着福報淪家耗國棄實趨權亦賴諸祖以實
際理地密相付囑然後知佛不外求見於自性造惡修
善俱同妄作所以遣空破有不陷邪觀者宗乘維持之
力也不然者天下嗷嗷奔走有為之果何能已乎初大
鑒以諸佛大法眼藏傳清源思思傳石頭遷如是展轉

相傳至今長老緣師為十世矣佛教之來中國也達摩
最後諸祖出世各分宗派而曹溪之胄最衆乃知道在
乎要不在乎先後矣緣師興元南鄭人本府出家受具
得大乘之要於漢東祚師遂振錫至于南嶽郡將邦伯
悉飲其名乃於唐興南臺雲蓋三啓禪師稱為嶽中之
冠及被朝旨乃克歸紹本統而肯其基構六祖之道由
是中興矣前所謂必久而隆不壹而具者有待而然也
緣師狀其事請辭鑿石以圖不朽且予里閭所託故於

辭為備云康定二年十二日記

南安軍興福院慈氏觀音堂閣碑銘

上古聖人以中道御物反於經制然後濟之以權西方之教以大權誘俗涉其津涯然後受之於道西教所以浸淫國土千載彌盛者以其權勝者也且復巧於方便起人信心其言過去未來禍福環轉顯作而冥報習異則業殊故有大人之樂諸趣之苦蓋所以警貪癡悟顛倒也又所說諸佛菩薩世界名號咸表行而著稱見名

而知證河沙筭數不能窮盡獨以慈悲願力推賢文殊
普賢觀音彌勒四菩薩能入生死海中極度羣有同佛
智見登佛果位超然於無學之徒為其上首觀音以甚
深般若克證圓通彌勒以最初三昧故名慈氏或自在
神力能施無畏使大千衆生免諸苦惱或一生補處受
記成佛與百億天子同其安穩由是贊歎獲福瞻仰蒙
祐聞名而不墮金剛繫念而成生兜率著在經具流為
善談華都夷聚罔不歸向捐貨竭哀靡所慳吝雖事存

視聽之表難以實求紛起是非之端或生異論然而信心所啓不謀同聽先已膠固於中矣南安軍浮石院者江南李氏保大年中聞僧行高結庵之地也振錫雲遊樂茲竒勝剪荆山麓以卜終焉麻麥僅充風雨纔庇百年過隙八世相承皆卷道崑壑休心息跡者耳今住持智應祥符年中乃結前緒以謂獨覺小善皆聲聞之果洪願普濟實如來之乘況今天下至大含生至衆十室之邑必有塔廟以奉薄伽之遺像一刹所建必據溪山

以先邑落之勝處欽崇雖廣廢興在人不有莊嚴何以
示教不有導募誰能同心當勤攝受共令成熟遂傾私
褚得錢十萬命工計費作為層構上之為閣下之為堂
其上望慈氏菩薩擬天宮次補樓閣重重之體其下為
觀自在菩薩肖寶陀海岸人龍隱見之狀皆以大悲含
物萬行利生大願堅固佛所稱歎將舉教以勸修俾見
像而思果者矣散召檀施共樹福田羣言響答量力出
貨堂皇門序四軒環合且是院也楚嶺之通衢章江之

上津前瞰回波却視層阜脩篁叢布粉解玉立真物外
之絕境也香火之緣泉石之樂居然兩適矣工既畢遣
介齋書乞銘旌其遠誠乃銘曰

章江之源 楚嶺之阨 粵有名藍 字之浮石

開榛百年 制度脩然 今得其傳 規模乃全

廣示慈力 衆所悲仰 三十二應 觀音之像

脫門空濶 願海淀深 利益世間 慈氏之心

睟容並列 遺芳克振 庶幾來者 虔恭起信

實義難窮 權言易從 違惡竦善 繫權之功

潭州興化禪寺新鑄鐘記

金鼓所以警衆也衆之攸居非夫疾譟大呼安能齊一
必以聲宏碩而遠聞者為其節焉京洛之制睥睨置鐘
節昏曉也舍衛之法衆集撞鐘節進退也則知鐘之為
用尚矣興化禪寺唐景福中所建其營造之因景物之
美則寺記存焉國家承天立極四聖繼統日月所照罔
不丕冒民去兵火之厄將百年矣由是僧徒之博識雄

辯者得以佛事率導其間故其金壁莊嚴之像梗枓輪
奘之室日完月構時興歲廣不得不益壯而增華也凡
百供器還視初制豈不狹小哉鐘之當易宜矣本朝銅
禁尤嚴私無銖蓄僧坊道具官為製而給之惟鐘之巨
則許入金而賦銅焉長老僧紹銑以易鐘事聞州內閣
劉公為之上白朝旨從之迺募信士得豫章朱氏捨錢
二百萬為檀施之首衆遂響從購良冶于餘杭積勞數
千工用鳧氏之劑事皆素練以恭謝改元之明年正月

三日鼓鑄於寺之東隅羣僧讚呪以俟其成鄉坊士女
捐金錢以助其緣自寅訖已一鼓而就越三月陞之重
屋會闔郡僧俗食而擊之聲聞數十百里真招提之壯
觀也自鎔範及考擊之始予與羣官偕往視之既嘉其
工之巧而賞之仍鐫名于鉦銑之間紹銑又伐石乞詞
以誌歲時嘉祐二年四月日記

武溪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六十四

集部

武溪集卷九

宋 余靖 撰

寺記

東京左街永興華嚴禪院記

上都華嚴禪院者故崇儀使文州刺史岑君所創也岑君諱守忠早侍兩宮屢使于外欣慕禪學遂發洪願天聖五年布金易地于國城之東始建精舍以待什方緇旅明年上賜錢俾之構堂以安清衆而後架具焉章獻

皇太后崇其閤閤而鐘梵全焉

后以資福院燒香鐘賜之

章惠皇太

后益其度閣而厨庫備焉越明年賜額為永興華嚴禪院隸于左街歲度僧二人仍令長老住持年逾一紀三易其人而瓶盂弗駐棟宇弗完康定元年乃請今明悟禪師主其禪席師名道隆潮州海陽人俗姓黃氏得心印於汝州璉禪師衆推通悟迺膺僉請輦轂之下領袖攸矚道眼既具衆心悅從來者如歸戶外之屨滿矣購募檀信日加營緝演法有堂安像有殿紺宇宏壯寺制

恢焉接物利人開益既廣藹然德譽升聞帝聰慶厯二
年上始賜重陽頌師即箋注進呈上覽之大悅特賜紫
方袍以寵之繇是御書偈頌提綱語句動盈卷軸師悉
箋而訓之聖睠益厚後三年復賜大乘頌師亦箋釋和
進上愈嘉之賜號圓明大師初岑君於錢塘雕造盧舍
那佛文殊普賢等像布而漆之工未半而不祿匠氏淪
廢者六年師乃親詣餘杭用錢三百萬命工畢其裝繪
舟挽而歸師既還闕上撫問錫賚頗復優厚累賜御頌

御書金帛香藥等頻詔入化城殿昇座說法咫尺天顏
激揚宗要并賜筆硯令進禪頌仍賜御膳衣物飛帛書
等就大相國寺西廡賜廨院一區以為朝宿之地尋以
聖藻宸翰溢於居室因構閣以藏焉示不敢褻近也因
賜瑠璃瓦覆之并賜御飛白書額曰龍奎之閣歲別度
僧一名恩禮加異緇素榮之凡募緣成者由兩序而鐘
臺經閣峙焉方丈之室謹宴申也看經之堂勵勤修也
異其庫司慎揀請也儼其溫浴尚消潔也僧坊供具罔

不輯焉其外則敞車院列僦舍資之給衆咸有規畫至和元年内出水陸畫像五百餘軸賜之迺即西北隅剏造堂為供設之所再蒙御飛帛書賜名洪濟之殿宣中使押左右街僧道威儀教坊鈞容班樂輦卒衛兵奉迎至院嘉祐二年特勅加賜明悟禪師之號恩無出其右者師以為信之所起必始於莊嚴故不憚於有為也理之所通必去其攀緣當遺照而無著也乃具表辭免不入城闕于今一紀矣叢林之衆至者不下數百所度弟

子百餘人賜命服摠禪衆者三十餘人於戲非岑君之
崇尚佛事無以創其基非禪師之恢宏宗旨無以廣其
制自國朝已來以田衣見上者趨皇闈瞻黼辰則有之
矣至若對萬乘昇高坐談性相之實指佛祖之心無如
禪師之比者其箋解聖作訓繼宸章間發言機直趨覺
路宜乎睠賚之頻煩也而又高謝紛華超出名相冥心
息跡歸於無事真佛法之摠持禪門之體用也可記也
哉嘉祐四年十二月日記

韶州善化院記

仲尼居魯而儒學之風隆於洙泗秦皇好兵而將帥之材出於山西六祖開化曹溪而塔廟之興布於曲江蓋聖賢特出熏而炙之故跂高慕遠者與習俱盛也韶州生齒登黃籍也三萬一千戶削髮隸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為精舍者四百餘區豈非祖風宏扇人心偃順而欽崇者夥乎鄉曰豐樂里曰長容北出州治三十里而遙有院曰善化唐朝舊額也五代兵火之後其名僅

存雍熙二年始有草茅之室檀越列名請袁州僧皓隆
主其熏修迄至道中隆師示寂上足紹緣尸承厥位緣
師袁姓亦分宜人弱歲隨隆來及其卒而嗣焉初院在
山椒垣墮隘陋自景德初年緣師乃經始寬平而徙其
基揭舊名而署之募資購材斧斤不絕至天禧之末而
考室凡十八年間乃得環合立鵠而名殿以安其像度
筵而築堂以崇其法重樓而擊鐘以庶乎息苦連牀而
會食以示其容衆至於度閣之司春炊之所折衷豐約

罔不具焉清溪如帶繚繞前左長梁下亘虛亭上覆徙
倚軒檻可以優遊真塵外之嘉致也又嘗於雍熙至道
間悉委瓶盂羨餘市東臯之田以具饘粥於戲能創其
基者父之事也能繼其志者子之力也文王無憂於其
國以王季為之父也臧孫有後於其家以哀伯為之子
也浮屠氏託大義於父子而本非骨肉之愛乃能恢崇
堂構以昭前人之光又能捐其蓄積市易田產以貽後
世之利此其可書以垂勸也彼滔滔然趨走權貴之門

窺伺常住以圖割削用實私橐者視師之績得無愧乎
以某嘗帖職於修書之殿侔詞其實以示亡窮既嘉之
因不復讓康定元年九月日記

惠州開元寺記

自漢迄今僅千祀天下郡國之勝遊雲泉之絕境精廬
居之迨且徧矣蓋名僧高士無世無之或潛光丘壑洗
心閒曠山林所以棲息或應現度人隨機示化國邑之
所歸仰日聯歲續人去迹存此乃鐘梵相聞不為多矣

有唐開元天子號令翔于四海每為新制以自張大乃
命祠曹州擇一最勝寺易以年名冠之俾後世知聲教
之廣被也故天下寺以開元名者必基爽塏據形便祠
宇最壯像設最嚴網維最親而不苛制度最古而有序
惠州治城之南二里則所謂最勝之寺也古者邑而未
郡山猶林莽虎狼宅之肆害民里東漢之未有僧曰文
簡掛錫棲此猛獸馴伏因為伏虎臺云郡本百越之地
漢隸南海晉為東營郡晉武帝咸寧元年太社青氣屬

天占者云東營有帝王之祥於是以惠管王伋徙封瑯琊是歲明帝始生伋即其祖中興纂紹實啓祥應於此建刹錫名龍興隋文帝削平江左南北一統因得西域舍利徧置名山俾築塔而藏之又改曰舍利道場至開元二十八年乃賜今號奉安睿宗皇帝御容至今存焉茲寺重崗複阜隱映巖谷長溪帶盤湖光相照探幽賞異一郡之絕故累朝詔擇名藍錫以嘉號而常在其選郡廷精揀經論名德署為僧職以摠領紂衣亦多其人

乃知其名實不相浮矣咸平三年以鬱攸之災悉為煨
燼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於是即其舊基沿同革異或出
自私楮或募於檀信凡為棟宇若干間堂殿若干所扶
土設色肖像而爭勤捐金弛具不謀而同力禪徒律學
各有攸居初寺之名舍利道場也有石刻以誌其本末
崑崗之焚字無完點及其再造四十餘年矣遺緇故老
存亡相半陵谷之變將無紀焉以某嘗登東壁之府倦
遊而歸僉來乞詞以為後觀由是詢邦誌採耆言筆之

於石以備遺逸康定二年龍集辛巳六月日記

韶州月華山花界寺傳法住持記

人之大倫在乎三本父者生之君者治之師者教之父
子天性至親而不易君臣同體至一而不可擇惟師則
不然去就之分視德之輕重故無位而尊無賞而歸者
道之所在云耳子夏之居西河康成之處北海傳經著
錄不異洙泗豈有督之者哉金仙之教被於中國及心
法西來百年之間傳至大鑒而法斯溥矣月華山者招

提惠朗禪師演法之地也招提視大鑒猶曾祖父也大
鑒門人高第者廬陵思衡岳讓讓傳大寂居江西世呼
馬祖是也思傳希遷居南岳之石頭建中正元間方袍
之學心者江衡千里道路如織亦西河北海之風也石
頭之入室者有大小朗招提為大朗以其不出招提三
十年故號招提朗然其門人劉軻為之碑甚詳云朗曲
江人俗姓歐陽氏年十三於州鄧林寺出家二十於岳
寺受戒既而曰戒豈律我哉乃往龔公謁大寂得佛無

知見之說遂歸於岳書操井曰之役夜與其徒發坼齒
鍵石頭即世終喪乃去正元十一年將遊羅浮途次曲
江之都渚乃曰茲地清氣盤鬱亦足以棲神矣遂駐錫
居之四方學者尋聲而至無虛日矣招提既沒衆散而
寺亦榛廢其後百餘歲當劉氏稱漢於南海也有實智
禪僧清裊者自範金銅羅漢像十八軀進獻劉主中宗
因得延見引問之際器識高遠劉主乃於碧玉殿備浮
圖氏威儀俾裊升正座說法其主自處西嚮聽之仍俾

奉羅漢像自銓勝地以圖熏修乃即招提故基置寺以
國命賜名龕其像至今存焉實以癸亥年來至壬申為
亂兵所害其徒光政繼主其院三十年真宗皇帝即位
改元之歲賜寺額曰花界四年光政因衆命以院讓道
尋再為什方居傳八世至今長老琳公景祐元年以州
命而尸之自正元十一年至是歲凡二百四十三年自
招提至琳公凡十二代以其屬自相傳不敢處師座者
五餘則以國命州命衆命凡有所宗者七世焉然而學

徒或來或不來所謂去就之分視德之輕重也琳生曲江都渚鄧姓祥符初寺為外火所延一瓦無完琳公時在徒弟中與知事輩戮力營豎既而歎曰識心達本是謂沙門何泥於有為耶乃優游江淮徧參師席初博通內外典攻詩屬文所至推為文章僧尋復悔曰多聞亦病耳遂諱作詞章洞山自寶禪師見之曰此大乘器也既印其心又欲以院讓之再讓皆不受還曲江於方山結庵而居今所謂白蓮庵也漕使鄭公載䟽名以請之

再辭不免升座而學人四至完舊創新無物不具植茶
樹果給衆皆餘此又餘力於有為也因書其始末云年
月日記

韶州光運寺重修證真照寂大師塔銘

世稱佛為浮圖氏蓋即其塔而名之釋迦在世說法時
云有過去多寶佛塔從地踊出則知塔之名制尚矣所
以嚴事古佛之道也佛去世後舍利之塔徧于大千祖
師西來全身之塔布在中土且夫氣聚而形全神散而

體壞有生之同患也佛以自在冥其心故湛而常寂以
定力持其身故沒而不朽此其所以示至虛無著之性
成金剛堅固之體者歟何其千百年間造化寒暑不能
奪而變之耶光運寺塔者奉安照寂大師坐亡之全身
也大師郴人朱姓諱道廣真性等空大慈利物願力深
廣存亡以之含識蒙其潤澤故歸仰亡替唐天寶二年
禪坐而終門人瘞而異香滿室乃奉其全體覆以香泥
龕而藏之建塔于寺歲或大旱民往誠請則獲嘉澍如

遠壑之應聲也是寺以隋初建刹故名仁壽臺及大師
居之世呼廣和尚院至廣明中刺史謝公惡其斥賢者
之號遂以年名加之曰廣明院劉氏專制南海謚大師
曰輔聖又命其塔曰寶元寺曰光運每歲同六祖真容
並以龍舟迎至廣內又益其謚曰證真照寂焉開寶中
王師既克廣州遂遷其卒于京師不樂北遷者相率為
叛寺塔罹鬱攸之禍而眸容獨存厥後雖構緝遺宇力
不足而屋之天禧初寺僧嘗欲募衆興復茲塔始基之

而不克締構二十餘年風隳雨蠹棟幹斯壞曲江素號
山川奇秀而復熏以南宗之風由是占形勝依邑落而
樹刹構舍為精廬者差倍他境緇衣之徒渡江而來不
之衡廬則之曹溪故其挈瓶錫勤道路探幽深者亦差
衆諸部郡人根性好善者復以談空樂施為勝其緇徒
之守戒行興佛事了宗乘者各以其氣相親今天子以
寶元受冊之明年郡郭耆壽等列名請晉康郡僧德誠
南康郡僧智潤共主營造之事誠潤二開士遊方十餘

歲常以率導喜捨所至開信既允衆誠四方聞義樂出
財貨唯恐在後凡為塔三級藻井黼帳髹柱繪梁層簷
之上響以金鈴綵䟽之外周以廡序越一歲而工畢其
告成也乞詞書之予觀大師石刻行狀云持盂所得同
之一器先飼貧病然始自食均以精麤等其豐鮮又曰
吾食於人得不同病於是感通致雨以救歲旱集是二
美推之於仁義之途則古之博施高行君子何以尚之
豈獨以佛事為佞乎因序而銘之不憚煩以示于後人

施無貴賤 飯先貧病 慈悲普濟 十地齊聖

仰食於人 即同其憂 言行相副 千古揚休

性如虛空 無住無去 睟容儼然 金剛堅固

黼座照日 寶鐸鳴風 深誠感衆 開士之功

韶州南華寺慈濟大師壽塔銘

天下伽藍以夏臘繼承自相統率者蓋萬數焉由郡縣
之令選於州鄉以領其徒者且千數其名山福地奉朝
廷之命擇於叢林以闡其教者無數十焉菩提達磨心

法東傳以衣為證止於大鑒故曹溪之比又加少焉今
皇帝嗣統之初也奉母儀內助之慈尊釋氏西來之教
詔於衡廬擇人紹隆祖席僉曰當今雄辯通識無踰雲
蓋禪師者湖南按察使即以名聞詔賜命服師號以寵
之俾擇名僧自佐禪師名寶緣興元人遊方至隨州參
智門禪師祚投針契理得意忘言以心印心不煩機接
遂為之嗣即雲門之嫡也尋領衆居唐興南臺雲蓋皆
南岳之名藍也黜空破有不涉名相臨鋒迅發直示宗

乘諸方稱伏謂之禪窟故詔旨求人無敢先者駐錫茲山殆將逾紀一音演說四方流布衆中得法而去者多為人師其機緣語句門人各著序錄此不復記教門崇建規制鼎新可謂祖堂中興矣既而歎曰嘻止矣佛言世間出世間法備矣山河大地有時而盡況於人乎雖性空無着體質當有所歸愚夫以死為諱小乘以涅槃為樂皆非中道吾其自營壽藏以安時處順可乎旁鑿竈道上為宰堵在寺之西南二里而遙因僧惠實龍石

乞銘以誌之其銘曰

拘士煩思 以身為累 達人靜觀 如幻之寄

花葉盛衰 根性不隳 見聞覺知 豈藏於斯

筠州洞山普利禪院傳法記

近世分禪律為二學其所居之長禪以德律以親而授之以德者選於衆而歸之者亦衆夫言德者非世所謂德也以其等空妄超漸次出死生可以為天人師者耳故祖祖孫孫稱佛嗣焉筠之望山曰新豐洞有佛刹曰

普利禪院唐咸通中悟本大師始翦荆而居之悟本得
心印於藥山儼儼得於雲巖晟晟得於石頭遷遷得於
青原思思得於曹溪能是為六祖自釋迦如來二十九
世而至達摩傳中國五世而至曹溪又五世而至悟本
凡三十九世矣及悟本之即世也得法而去者道全居
中山道虔居青林相繼來嗣之悟本又傳曹山寂寂傳
道延居鹿頭及道虔卒鹿頭又續之鹿頭延卒其門人
惠敏襲之惠敏卒嗣和尚自淨業來繼之李氏之稱國

主也覺海國尊師啓大道場於金陵之報恩其嫡曰文
坦被黃紙詔書賜號大沙門來統之雲門真禪師之上
足曰清稟亦奉主命來後之稟卒而豫章彥聞因之及
彥聞而衰矣輒以院付其徒檀越不可乃疏請九峯守
詮紹之九峯亦本境之名藍也移法席至是山五年復
為廬山捷賢所請而去詮傳曲江曉聰聰傳合肥自寶
寶又傳曲江鑒遷繩繩興之寶師得法於黃梅聰與遷
皆雲門之嗣孫自悟本主遷或絕或承凡十三代詮徒

棲賢寶徒黃蘗自聰已上皆終焉悟本諱佖价越州諸
暨人姓俞氏年十二師事五洩二十一受具於嵩山睿
律師慕南宗之學南遊江湘得雲巖而事之終其身畢
喪而後去遇武宗之詔遂民服隱於箕州及宣皇御宇
乃復僧儀南至高安之所豐洞邑豪雷衡之山也見其
泉石幽竒乃曰此大乘所居之地言於雷氏雷氏施之
初山多虵虎師庵居一宿虵虎盡去至今山無虎焉留
居十八年名聲四傳來學者五百餘衆坐談立悟虛來

實去者不可勝數名聞京師天子賜咸通廣福寺額并
一鐘焉尋以咸通十年三月順世先期其日期至而去
徒衆環泣師瞑而復覺曰心無所依是真修行何有悲
喜勿驚吾也復令為齋七日乃具師食訖沐浴安坐歛
容而化葬于山之陽勅謚悟本大師塔曰惠覺之塔師
能攻苦率衆衣無綵卧無褥爐無炭室無燭故後世以
簡約相承焉集大乘經要一卷行于世中山全姓宣氏
常州人以其嘗居雋水之中山故號中山和尚中和二

年鎮南節度使鍾傳實召以來景福二年避寇於分寧
制置戴尚書迎居龍安院明年坐亡於龍安歸葬寺之
東青林虔姓陳氏杭州餘杭人初謁悟本悟本曰此子
向後走殺天下人廣初抵南鄭遇賊巢之亂駕幸梁洋
時有中貴人姓第五者見師瞻視良久曰此是法王非
同龍象也自漢東之青林亦鍾鎮南召之天祐元年滅
虔門人錄其語三百節為玄機示誨集鹿頭延姓劉氏
福州長樂人江南武義二年自鹿頭至凡三年而示寂

全身瘞于寺南賜諡洪果大師塔曰惠光之塔敏姓李氏蜀之華陽人從洪果來及其終而代焉保大六年遷化嗣姓周氏同郡高安人金陵召見深加信重乾德二年順寂塔于惠光之北坦姓吳氏建州建陽人李主以其國命命之凡四年而終稟姓李氏泉州仙遊人李主召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凡十年又俾來繼坦焉彥聞以疾而間其位故衰凡三年而卒諡金陵人自九峯來居五年大壯其棟宇而新之既赴棲賢之請以首座聽

囑檀那及其衆衆從之請於州州從之聰姓杜氏大中祥符三年實應是命於山之東北手植松可萬株凡植一株坐誦金剛經一卷常自稱栽松比丘今號其地為金剛嶺云聰臨終而讓寶如聰之始聰之終也遺誠於其衆無服衰經哭泣弔慰一切絕之其寺之再興也詮始緝之聰又能經緯至寶而紀綱大備焉寶姓吳氏開堂十六年未嘗出院門自江湖之南及嶺之南二十餘州聞其名者歲奉錢共數十萬以供其堂其為人信向

如此亦種杉萬株皆手自培斲同郡有黃蘗山某院唐
裴丞相休之功德院也歲入豐而主者侵牟之衆食不
足思有德者為之長景祐四年自太守而下列名請其
行又俾其自擇人而付之得遷焉居黃蘗未十日四方
至者僅百人蓋其道可師者邪遷姓某氏亦能守寶之
規而不敢加焉某上書失職來是郡得其傳法之次叙
而記之景祐五年龍集戊寅正月日記

惠州羅浮山延祥寺記

名山大川方域之鎮必藉異人以光其圖牒達才通識稠衆之表必託有為以播其績用二美胥副今為難羅浮山者越之望也蓬萊一峯堯波所蕩附麗於此水經之恠錄也良常諸洞吳郊之秀岫穴相通真受之秘談也曰浮屠西來蔓延中國塔廟嚴飾徧宅形勝茲山精藍十餘而延祥之基最古梁朝有頭陀僧景泰不知何許人薙草屋之號焉朝遊南海暮宿羅浮大同中始建寺額以其峯頂二石望之如樓布金所居適在南峯之

下故以南樓命之唐開元二十六年西域僧乾末多羅以鐵肖釋迦真像浮海而去番禺天寶二年中貴人何行成以祠事將命遂迎其像置山歸以玕柑入貢因得御署其門曰延祥之寺仍開明月戒壇于寺之右凡嶺之南落髮壞衣者悉受具于此武宗朝例削其籍咸通恢復而地歸中閣別揭南樓之名于山之西延祥再造苦晚故久不競然亦不敢父子私自相傳必擇什方名德尸之以俟來學初鐵像之來也扶土以具其四體及

祥符初住持僧彥課乃購金雇工易之以鐵而像始完
彥課卒州以輿議請今長老雲達紹隆禪席達師桂州
陽朔人幼聰悟師事同郡禡禪師既削髮即遊方至筠
州洞山寶禪師付以大乘之要既而曰生本無物何有
本鄉悟在於心豈須戲論遂優遊南行至于海上有黃
龍洞者山靈絕境人迹罕到可以逃聲名去思慮於是
結茅而居期於自得而已俄而學徒推戴以登師座既
尸其徒則專其憂括囊而來者居於我乎安持盃而求

者食於我乎仰於是募信心以施其財召匠指以利其
器審高卑面平曠鑿戶牖陶瓴甃取於堅完不務華麗
日廩歲資悉得其度康定元年達公自袖其狀至于曲
江俾予書之歸為福地之識明年予因經途詣山於其
南得張鷟之碑而知其名之始于其側見明月之壇而
知其制之古于其堂聞達師之問荅而知其言之當乃
曰道如是書之無愧詞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循州新修白雲山普安寺記

大雄氏之教也國無中邊俗無同異人無耆幼士無愚
智聞其名氏率用信向非役而隨非威而濟苟有喝導
亡不響答萬家之都十室之鄙必立塔廟以寄瞻仰誰
其尸之選在賢者稽其類拔其萃推之於衆無虛授焉
龍川郡者漢之名部越之沃野地近魚鹽之饒士多江
海之樂故其資奉易足而德憑易勸且浮圖之道也俾
人出貪網斷愛縛守淨默慎重染廣方便重懺悔俗所
以聞聲而樂從者以捨惡徑而趣善途也古有蘭若曰

普安居子城之西隅州人之所崇植也天禧中遇鬱攸
之災煨燼無餘惟老釋曰智珣相土於閒曠之野得白
雲山焉掘地數尺有古石像七十餘軀亦精廬之故基
也始鳩工而珣即世州將籲衆以今住持僧德廣承其
基焉醵其屋以藏像猊其座以存法列鬲而烹以示均
擊鐘而食以來衆皆古之制也尺椽片瓦力所収焉茂
材修幹手所植焉嗚呼今夫士庶百族以天性之篤血
食之重鮮克數世恢隆丕烈者亡他術焉暱於親耳浮

圖氏則不然邑擇於邑鄉擇於鄉超登其良以紹耿光
繇世而益昌者此其所長也廣師本郡人張姓受業於
聖壽寺受具於南海之祖壇出繼珣師於白雲山擇其
良也歲在閏茂坪圖踰嶺謁誌攬其實而書之云爾慶
歷六年七月八日記

袁州仰山齊長老壽塔銘

天下地有形勝境有清曠必建佛刹以為民福蓋自漢
明已來像教東被日崇月衍棟宇遂繁及乎心印密傳

宗風寢盛通人間出學者雲趨所以名山奧壤必安清
衆又常推擇人譽以崇善繼凡寺之興衰衆之多寡繫
乎師德之厚薄耳袁州仰山者通智大師之法席也通
智諱慧寂曹溪之裔孫為山之嫡嗣陸丞相云仰山龍
蹤於江西是也躡履來遊者不下千人於時號為小釋
迦學徒之盛諸方莫比殆今長老智齊十五世矣齊師
安州人俗姓某氏徧遊名岳得法於棲賢謁禪師於是
息心居廬阜三十七歲慶厯中仰山虛坐轉運使齊公

廓詢於緇素以師應選三空四病示人以要啐啄之機
間不容息或縱或奪至者忘歸住山凡二十年悟而去
者亦多矣乃於集雲峯下自為壽藏而種松千株且示
世間之法無所染着皆如幻住死生之理無所厭苦皆
如夢覺何必語言然後為學惠陽僧智清以其書及其
真來且言師之行也如此因其歸以銘寄之

聖凡一性 死生一息 悟者一言 頓超凡域
湛然常存 無喪無得 千株松下 來者之式

潭州太平興國寺新建戒壇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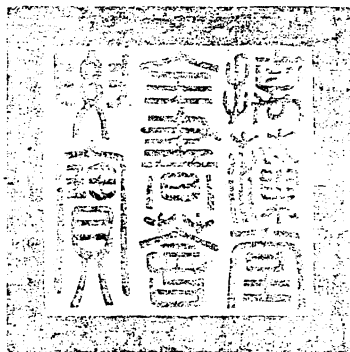
儒之所先曰行釋之所守曰戒行不修則五常無以立
戒不持則萬法無所依故曰行與戒皆所以制惡趨善
防非止過之本也西方之教尤為精嚴佛住世時祇樹
園中既有立壇結界之制摩騰東至儀軌尚簡出俗之
初三歸而已魏正元中始有律師上言戒法宋元嘉已
後揚都乃盛甘露之名方等之義隨處建立流布漸廣
嶽瀆要會南實長沙衡湘之旁緇流剝染白四羯磨咸

隸于茲不得不壯其度也舊有戒壇在明行寺律衆所
居薨宇櫛比故於肘量微為隘焉城中寶刹曰太平興
國者占上勝福德之地有山居閒寂之趣興化長老紹
銑叢林之選四方響信所倡響臻安撫王公俾其新之
由是商榷律儀講求教旨宇量既廣壇塔皆成得五印
經始之規有四天擁衛之相伴夫受圓具者登降之際
知此戒體衆善所生七證嚴肅三業清淨於戲惟善知
識常利世間而作種種饒益不輕末學而示以威儀不

住無為而長於誘諭非名譽利養之徒所能及也既而
俾蜀僧齊集齋書丐詞嘉其勤修行願增長成就一切
佛事無有休息可記也矣故書其年月焉



武溪集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裴謙

謄錄監生 臣 金士虔